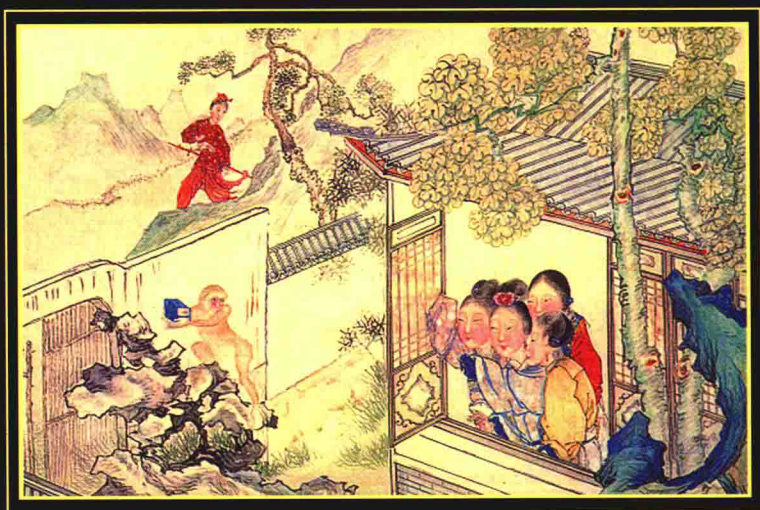




孙继芳 绘

镜花缘_下

[清] 李汝珍◎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镜花缘下

[清] 李汝珍◎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镜花缘:全2册/(清)李汝珍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1

(中小学生必读丛书)

ISBN 978-7-201-12563-3

I . ①镜… II . ①李…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 ①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3062 号

镜花缘

JING HUA YUAN

(清)李汝珍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章 赅
封面设计 杨玮妹

制版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1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4.00 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镜花缘 【目录】

第一回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 老王母西池赐芳筵	001
第二回	发正言花仙顺时令 定罚约月姊助风狂	005
第三回	徐英公传檄起义兵 骆主簿修书寄良友	008
第四回	吟雪诗暖阁赌酒 挥醉笔上苑催花	011
第五回	俏宫娥戏夸金盏草 武太后怒贬牡丹花	014
第六回	众宰承宣游上苑 百花获谴降红尘	018
第七回	小才女月下论文科 老书生梦中闻善果	023
第八回	弃嚣尘结伴游寰海 觅胜迹穷踪越远山	026
第九回	服肉芝延年益寿 食朱草入圣超凡	030
第十回	诛大虫佳人施药箭 搏奇鸟壮士奋空拳	036
第十一回	观雅化闲游君子邦 慕仁风误入良臣府	042
第十二回	双宰辅畅谈俗弊 两书生敬服良箴	045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罗网 儒士登山失路途	052
第十四回	谈寿天道经聒耳 论穷通路出无肠	057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师生谈故旧 巧遇合宾主结新亲	061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问字 白发翁傲慢谈文	067
第十七回	因字声粗谈切韵 闻雁唳细问来宾	073
第十八回	辟清谈幼女讲羲经 发至论书生尊孟子	078

第十九回	受女辱潜逃黑齿邦 观民风联步小人国	083
第二十回	丹桂岩山鸡舞镜 碧梧岭孔雀开屏	088
第二十一回	逢恶兽唐生被难 施神枪魏女解围	093
第二十二回	遇白民儒士听奇文 观药兽武夫发妙论	099
第二十三回	说酸话酒保咬文 讲迂谈腐儒嚼字	104
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楼闻善政 徐公子茶肆叙衷情	110
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潜出淑士关 登曲岸闲游两面国	114
第二十六回	遇强梁义女怀德 遭大厄灵鱼报恩	118
第二十七回	观奇形路过翼民郡 谈异相道经豕喙乡	124
第二十八回	老书生仗义舞龙泉 小美女衔恩脱虎穴	129
第二十九回	服妙药幼子回春 传奇方老翁济世	134
第三十回	觅蝇头林郎货禽鸟 因恙体枝女作螟蛉	139
第三十一回	谈字母妙语指谜团 看花灯戏言猜哑谜	144
第三十二回	访筹算畅游智佳国 观艳妆闲步女儿乡	152
第三十三回	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	157
第三十四回	观丽人女主定吉期 访良友老翁得凶信	160
第三十五回	现红鸾林贵妃应课 揭黄榜唐义士治河	164
第三十六回	佳人喜做东床婿 壮士愁为举校妻	169
第三十七回	新贵妃反本为男 旧储子还原作女	173
第三十八回	步玉桥茂林观凤舞 穿金户宝殿听鸾歌	177
第三十九回	轩辕国诸王祝寿 蓬莱岛二老游山	182

第四十回	入仙山撒手弃凡尘 走瀚海牵肠归故土	187
第四十一回	观奇图喜遇佳文 述御旨欣逢盛典	192
第四十二回	开女试太后颁恩诏 笃亲情佳人盼好音	205
第四十三回	因游戏仙猿露意 念劬劳孝女伤怀	209
第四十四回	小孝女岭上访红萼 老道姑舟中献瑞草	214
第四十五回	君子国海中逢水怪 丈夫邦岭下遇山精	218
第四十六回	施慈悲仙子降妖 发慷慨储君结伴	223
第四十七回	水月村樵夫寄信 镜花岭孝女寻亲	228
第四十八回	睹碑记默喻仙机 观图章微明妙旨	231
第四十九回	泣红亭书叶传佳话 流翠浦蓑裳觅旧踪	237
第五十回	遇难成祥马能伏虎 逢凶化吉妇可降夫	242
第五十一回	走穷途孝女绝粮 得生路仙姑献稻	249
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	254
第五十三回	论前朝数语分南北 书旧史挥毫贯古今	260
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窃书 显奇能红女传信	265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细谈妙剂 洛家娃默祷灵签	270
第五十六回	诣芳邻姑嫂巧遇 游瀚海主仆重逢	274
第五十七回	读血书伤情思旧友 闻凶信仗义访良朋	279
第五十八回	史将军陇右失机 宰少女途中得胜	284
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难 史英豪岭下招兵	287
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宾	291

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内品茶 老总兵园中留客	297
第六十二回	绿香园四美巧相逢 红文馆群芳小聚会	300
第六十三回	论科场众女谈果报 误考试十美具公呈	304
第六十四回	赌石砚舅甥斗趣 猜灯谜姊妹陶情	309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问卜 预盛典奉命抡才	314
第六十六回	借飞车国王访储子 放黄榜太后考闺才	321
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下府谒师 老国舅黄门进表	327
第六十八回	受荣封三孤膺敕命 奉宠召众美赴华筵	333
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众美初临晚芳园	338
第七十回	述奇形蚕茧当小帽 谈异域酒坛作烟壶	341
第七十一回	触旧事神往泣红亭 联新交情深凝翠馆	344
第七十二回	古桐台五美抚瑶琴 白茱亭八女写春扇	349
第七十三回	看围棋姚姝谈弈谱 观马吊孟女讲牌经	354
第七十四回	打双陆嘉言述前贤 下象棋谐语谈故事	361
第七十五回	弄新声水榭吹箫 隐俏体纱窗听课	366
第七十六回	讲六壬花前阐妙旨 观四课牖下窃真传	370
第七十七回	斗百草全除旧套 对群花别出心裁	375
第七十八回	运巧思对酒纵谐谈 飞旧句当筵行妙令	381
第七十九回	指谜团灵心讲射 擅巧技妙算谈天	385
第八十回	打灯虎亭中赌画扇 抛气球园内舞花鞋	391
第八十一回	白茱亭董女谈诗 凝翠馆兰姑设宴	397

第八十二回	行酒令书句飞双声 辨古文字音讹叠韵	403
第八十三回	说大书佐酒为欢 唱小曲飞觞作乐	408
第八十四回	逞豪兴朗吟妙句 发婆心敬诵真经	413
第八十五回	论韵谱冷言讥沈约 引毛诗佳句美庄姜	418
第八十六回	念亲情孝女挥泪眼 谈本姓侍儿解人颐	422
第八十七回	因旧事游戏仿楚词 即美景诙谐编月令	427
第八十八回	借月旦月姊释前嫌 逞风狂风姨泄旧忿	432
第八十九回	阐元机历述新诗 溯旧迹质明往事	438
第九十回	乘酒意醉诵凄凉句 警芳心惊闻惨淡词	444
第九十一回	拆妙字换柱抽梁 掣牙签指鹿为马	452
第九十二回	论果嬴佳人施慧性 辨壶卢婢子具灵心	458
第九十三回	百花仙即景露禅机 众才女尽欢结酒令	464
第九十四回	文艳王奉命回故里 女学士思亲入仙山	469
第九十五回	因旧恙筵上谈医 结新交庭中舞剑	473
第九十六回	秉忠诚部下起雄兵 施邪术关前摆毒阵	478
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谜团 节度营中解妙旨	483
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战无火关 启欲念被围巴刀阵	488
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将军游幻境 发慈心仙子下凡尘	492
第一百回	建奇勋节度还朝 传大宝中宗复位	499

第五十一回 走穷途孝女绝粮 得生路仙姑献稻

话说大盗连连叩头道：“只求夫人消了气恼，不记前仇，听凭再打多少，我也情愿。”妇人向喽啰道：“他既自己情愿，你们代我着实重打，若再虚应故事，定要狗命！”四个喽啰听了，哪敢怠慢，登时上来两个，把大盗紧紧按住；那两个举起大板，打的皮开肉破，喊叫连声。打到二十，喽啰把手住了。妇人道：“这个强盛无情无义，如何就可轻放？给我再打二十！”大盗恸哭道：“求夫人饶恕，愚夫吃不起了！”妇人道：“既如此，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你们做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不独疏亲慢友，种种骄傲，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这真是强盗行为，已该碎尸万段！你还只想置妾，哪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典故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大盗道：“这点小事，夫人何必讲究考据。况此中狠有风味，就是杜撰，亦有何妨。夫人要讨男妾，要置面首，无不遵命。就只这股骄傲，乃是我们绿林向来习气，久已立誓不能改的，还求见谅。”妇人道：“骄傲固是强盗习气，何妨把这恶习改了？”大盗道：“我们做强盗的，全要仗着骄傲欺人，若把这个习气改了，还算甚么强盗！这是至死不能改的。”妇人道：“我就把你打死，看你可改！”分付喽啰：“着实再打！”一连打了八十，大盗睡在地下，昏晕数次，口中只有呼吸之气，喘息多时，才苏醒过来。只

见强打精神，垂泪说道：“求夫人快备后事，愚夫今要永别了。我死后别无遗言，惟囑后世子孙，千万莫把绿林习气改了，那才算得孝子贤孙哩。”说罢，复又昏晕过去。

妇人见大盗命已垂危，不能再打，只得命人抬上床去，不觉后悔道：“我只当多打几板，自然把旧性改了，哪知他至死不变。据此看来：原来世间强盗这股骄傲习气，竟是牢不可破。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同这禽兽较量！”因分付喽啰道：“这三个女子才来未久，大约船只还在山下，即速将他们带去，交他父母领回；那个黑女在此无用，也命他们一同领去。连日所劫衣箱，也都发还，省得他日后睹物又生别的邪念。急速去罢！倘有错误，取头见我！”喽啰诺诺连声，即将四人引至山下。恰好多、林二人正在探望，一见甚喜。随后衣箱也都发来。众喽啰暗暗藏过一只，大声说道：“今日大王因你四个女子反吃大苦，少刻必来报仇。你们回去，快快开船。若再迟延，性命难保！”多、林二人连连答应，把衣箱匆匆搬上，一齐上了三板，竟向大船而来。

林之洋问知详细，口中惟有念佛。多九公看那黑女，甚觉眼熟，因问道：“请问女子尊姓？为何到此？”黑女垂泪道：“婢子姓黎，乳名红红，黑齿国人氏。父亲曾任少尉之职，久已去世。昨同叔父海外贩货，不幸在此遇盗。叔父与他争斗，寡不敌众，被他害了，把婢子掳上山去。今幸放归。但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尚求格外垂怜！”多九公听了，这才晓得就是前年谈文的黑女。到了大船，搬了衣箱，随即开船。红红与众人见礼。吕氏问知详细，不免叹息劝慰一番。闰臣从舱内取出一把纸扇道：“去岁我从父亲衣囊内见了此扇，因书法甚佳，带在身边，上面落的名款也是‘红红’二字，不知何故？”多九公把当日谈文之话说了，众人这才明白。

闰臣道：“我们萍水相逢，莫非有缘！姐姐如此高才；妹子此番回去，要去观光，一切正好叨教。惟恐初次见面，各存客气，妹子意欲高攀，结为异姓姊妹，不知姐姐可肯俯就？”红红道：“婢子今在难中，况家世寒薄，得蒙不弃，另眼相看，已属非分；何敢冒昧仰攀，有玷高贵！”林之洋道：“甚的攀不攀的！俺甥女的父亲也做过探花，黎小姐的父亲也做过少尉，算来都是千金小姐。不如依俺甥女，大家拜了姊妹，倒好相称。”若花、婉如听了，

也要结拜。于是序了年齿：红红居长，若花居次，闰臣第三，婉如第四，各自行礼；并与吕氏、多、林二人都见礼。

只听众水手道：“船上米粮，都被劫的颗粒无存，如今饿的头晕眼花，哪有气力还去拿篙弄舵！”多九公道：“林兄快把豆面取来，今日又要仗他度命了。”林之洋道：“前日俺在小蓬莱还同甥女闲谈：自从得了此方，用过一次，后来总未用过。哪知昨日还是满舱白米，今日倒要用他充饥。幸亏女大王将衣箱送还；若不送还，只怕还有甚么‘在陈之厄’^[1]，哩！”随即取了钥匙前去开箱。谁知别的衣箱都安然无恙，就是红红两只衣箱也好好在舱，就只豆面这只箱子不知去向。多九公道：“此必喽啰趁着忙乱之际，只当里面盛着值钱之物，隐藏过了。”林之洋这一吓非同小可，忙在各处寻找，哪有踪影。只得来到外面同众人商议。又不敢回去买米；若要前进，又离淑士国甚远。商议多时，众水手情愿受饿，都不敢再向两面国去，只好前进；惟愿遇着客船，就好加价购买。一连断餐两日，并未遇着一船。正在惊慌，偏又转了迎面大风，真是雪上加霜。只得收口，把船停泊。众水手个个饿的两眼发黑，满船惟闻叹息之声。

闰臣同若花、红红、婉如饿的无可奈何，只得推窗闲望。忽见岸上走过一个道姑，手中提着一个花篮，满面焦黄，前来化缘。众水手道：“船上已两日不见米的金面，我们还想上去化缘，你倒先来了。”那道姑听了，口中唱出几句歌儿。唱的是：

我是蓬莱百谷仙，与卿相聚不知年；因怜谪贬来沧海，愿献清肠续旧缘。

闰臣听了，忽然想起去年在东口山遇见那个道姑，口里唱的倒像也是这个歌儿，不知“清肠”又是何物，何不问他一声。因携若花三人来至船头道：“仙姑请了：何不请上献茶，歇息谈谈，岂不是好？”道姑道：“小道要去观光，哪有工夫闲谈，只求布施一斋足矣。”闰臣忖道：“他这‘观光’二字，岂非说着我么？”因说道：“请问仙姑：你们出家人为何也会观光？”道姑道：“女

[1] 在陈之厄：饥贫等困境。典故名，典出《论语注疏·卫灵公》。孔子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人都饿病了，不能起身，后因此以“在陈之厄”指饥贫等困境。

菩萨：你要晓得一经观光之后，也就算功行圆满，一天大事都完了。” 闰臣不觉点头道：“原来这样。请问仙姑从何至此？” 道姑道：“我从聚首山回首洞而来。” 闰臣听了，猛然想起“聚首还须回首忆”之句，心中动了一动道：“仙姑此时何往？” 道姑道：“我到飞升岛极乐洞去。” 闰臣忖道：“难道‘观光’‘回首’之后，就有此等好处么？我再追进一句，看他怎说。” 因问道：“请教仙姑：这‘极乐洞’虽在‘飞升岛’，若以地里而论，却在何地？” 道姑道：“无非总在心地。” 闰臣连连点头道：“原来如此，承仙姑指教了。但仙姑化斋，理应奉敬，奈船上已绝粮数日，尚求海涵！”

道姑道：“小道化缘，只论有缘无缘，却与别人不同：若逢无缘，即使彼处米谷如山，我也不化；如遇有缘，设或缺了米谷，我这篮内之稻，也可随缘乐助。” 若花笑道：“你这小小花篮，所盛之稻，可想而知。我们船上有三十余人，你那篮内何能布施许多？” 道姑道：“我这花篮，据女菩萨看去虽觉甚微，但能大能小，与众不同。” 红红道：“请问仙姑：大可盛得若干？” 道姑道：“大可收尽天下百谷。” 婉如道：“请教小呢？” 道姑道：“小亦敷衍你们船上三月之粮。”

闰臣道：“仙姑花篮既有如此之妙，不知合船人可与仙姑有缘？” 道姑道：“船上共有三十余人，安能个个有缘。” 闰臣道：“我们四人可与仙姑有缘？” 道姑道：“今日相逢，岂是无缘：不但有缘，而且都有宿缘；因有宿缘，所以来结良缘；因结良缘，不免又续旧缘；因续旧缘，以致普结众缘；结了众缘，然后才了尘缘。” 说罢，将花篮掷上船头道：“可惜此稻所存无多，每人只能结得半半之缘。” 婉如把稻取出，命水手将花篮送交道姑。道姑接了花篮，向闰臣道：“女菩萨千万保重！我们后会有期，暂且失陪。” 说罢，去了。

婉如道：“三位姐姐请看：道姑给的这个大米，竟有一尺长，无如只得八个。” 三人看了，正在诧异，适值多九公走来道：“此物从何而来？” 闰臣告知详细。多九公道：“此是‘清肠稻’。当日老夫曾在海外吃过一个，足足一年不饥。现在我们船上共计三十二人，今将此稻每个分作四段，恰恰可够一顿，大约可以数十日不饥了。” 若花道：“怪不得那道姑说‘只能结

得半半之缘’，原来按人分派，每人只能吃得四分之一，恰恰一半之半了。”多、林二人即将清肠稻拿到后面，每个切作四段，分在几锅煮了。大家吃了一顿，个个精神陡长，都念道姑救命之德。

次日开船。闰臣偶然问起红红当日赴试，可曾得中之话。红红不觉叹道：“若论愚姐学问，在本国虽不能列上等，也还不出中等；只因那些下等的都得前列，所以愚姐只好没分了。”若花道：“这是何意？难道考官不识真才么？”红红道：“如果不识真才，所谓‘无心之过’，倒也无甚要紧；无如总是关节夤缘^[1]，非为故旧，即因钱财，所取真才，不及一半。因此灰心，才同叔父来到海外，意欲借此消遣，不想倒受这番魔难。贤妹前日曾有观光之话，莫非天朝向来本有女科么？”闰臣道：“天朝虽无女科，近来却有一个旷典。”于是就把太后颁诏各话，告诉一遍。红红道：“有此盛事，却是闺阁难逢际遇。但天朝考官向来可有夤缘之弊？”

闰臣道：“我们天朝乃万邦之首，所有考官，莫不清操廉洁。况国家不惜帑费，立此大典，原为拔取真才、为国求贤而设，若夤缘一个，即不免屈一真才，若果如此，后世子孙，岂能兴旺？所以历来从无夤缘之事。姐姐如此抱负，何不同去一试？我们既已结拜，将来自然同其甘苦。设或都能中试，岂非一段奇遇？”红红道：“愚姐久已心灰，何必又做‘冯妇’。‘败兵之将，不敢言勇。’虽承贤妹美意，何敢生此妄想。倘蒙携带，倒可同至天朝瞻仰瞻仰圣朝人物之盛；至于考试，竟可不必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1] 夤缘：本指攀附上升，后喻攀附权贵，拉拢关系，向上巴结。

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

话说红红道：“如蒙贤妹携带，倒可借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至于考试，久已心灰，岂可再萌妄想。”若花道：“此事到了天朝，慢慢再议，看来也由不得姐姐不去。前日闻得亭亭姐姐一同赴试，不知可曾得中？”红红道：“他家一贫如洗；其父不过是个诸生^[1]，业已去世；既无钱财，又无势利，因此也在孙山之外。但他落第后，雄心不减，时刻痴心妄想，向日曾对我说：如果外邦开有女科，哪怕千山万水，他也要去碰碰，若不中个才女，至死不服。如今天朝虽开女科，无如远隔重洋，何能前去？看来只好望洋而叹了。”闰臣道：“他家还有何人？近来可曾远出？”红红道：“他无弟兄，只有缙氏寡母在堂，现在课读几个女童，以舌耕度日，并未远出。”闰臣道：“他既有志赴试，将来路过黑齿，我们何不约他同行，岂不是件美事？”红红道：“贤妹约他固妙，但他恃着自己学问，目空一切，每每把人不放眼内。贤妹若去约他，他不晓得你学问深浅，惟恐玷辱，必不同往。据我愚见，必须先去谈谈学问，使他心中敬服，然后再讲约他之话，自然一说就肯了。”闰臣道：“闻得亭亭姐姐学问渊博，妹子何敢班门弄斧，同他乱谈？倘被考倒，岂非自讨苦么？”若花道：“阿妹为何只长他人志气，却灭自己威风？我倒是个‘初生犊儿不怕虎’。将来到彼，我就同你前去，难道我们两个还敌不住他一个么？”闰臣道：“姐姐有如此豪兴，妹子只得勉力奉陪。但必须告知舅舅，才可约他。”就把此话告诉林之洋。林之洋道：“俺闻你父亲常说‘君子成人之美’。甥女既要成全他的功名，这等美事，你们做了，自有好处，何消同俺商量。那

[1] 诸生：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为诸生。

个黑女，当日九公同他谈文，曾吃他大亏，将来你同寄女到彼，俺倒着实耽心哩。”若花道：“他又不曾生出三头六臂，无非也是一个肉人，怕他怎的！”林之洋道：“他那伶牙俐齿，若谈起文来，比那三头六臂还觉利害，九公至今说起还是头疼，你说他是肉人，只怕还是一张铁嘴哩。若遇顺风，不过早晚就到。据俺主意：你们快把典故多记几个，省得临期被他难住，莫像九公倒像吃了麻黄只管出汗，那就被他看轻了。当日他们因谈反切，曾有‘问道于盲’的话；俺自从在歧舌国学会音韵，一心只想同人谈谈，偏不遇见知音。将来到彼，他如谈起此道，务必把俺举荐举荐。这两日大家吃了清肠稻，都不觉饿，索性到了黑齿再去买米，耽搁半日，趁着闲空，你们也好慢慢同他谈文。”

大家一路说着闲话，不知不觉，这日清晨到黑齿。把船收口。林之洋托多九公带了水手前去买米。闰臣意欲红红同去。红红道：“他的住处，林叔叔尽知，无须我去。我若同去约他，他纵勉强同来，究竟难免被他轻视。贤妹到彼，就以送还扇子为名，同他谈谈。他如同来则已，设或别有推脱，愚姐再去把这美意说了，才不被他看轻哩。”闰臣点头，带着扇子同了若花央林之洋领进城内。来到大街，闰臣同若花由左边街上走去，林之洋从右边走去。不多时，进了小巷，来到亭亭门首，只见上写“女学塾”三个大字。把门敲了两下，有个紫衣女子把门开了。林之洋一看，认得是前年谈文黑女。闰臣从袖内取出扇子道：“姐姐请了：前岁敝处有位多老翁曾在尊斋带了一把扇子回去，今托我们带来奉还，不知可是尊处之物？”亭亭接过看了道：“此扇正是先父之物。二位姐姐若不嫌茅舍洼曲，何不请进就茶？”闰臣同若花一齐说道：“正要登堂奉拜。”于是一同进内，林之洋就在旁边小房坐下。亭亭把二人让进书馆，行礼序坐；有两个垂髫女童也上来行礼。彼此问了名姓。闰臣道：“妹子素日久仰姐姐大才，去岁路过贵邦，就要登堂求教；但愧知识短浅，诚恐貽笑大方，所以不敢冒昧进谒。今得幸遇，真是名下无虚。”亭亭道：“妹子浪得虚名，何足挂齿！前岁多老翁到此，曾有一位唐大贤同来，可是姐姐一家？”闰臣道：“那是家父。”亭亭听了，不觉立起，又向闰臣拜一拜道：“原来唐大贤就是令尊。姐姐素本家学，自然也是名重一时了。前岁虽承令尊种种指教，第恨匆匆而去，妹子尚有未及请教之处，至今犹觉耿耿。

可惜当今之世，除了令尊大贤，再无他人可谈了。”

闰臣道：“姐姐有何见教，何不道其大概呢？”亭亭道：“妹子因《春秋》一事，闻得前人议论，都说孔子每于日月、名称、爵号之类，暗寓褒贬，不知此话可确？意欲请教令尊，不意匆促而别，竟未一谈，这是妹子无福。”闰臣刚要开言，若花接着说道：“《春秋》褒贬之义，前人议论纷纭。据妹子细绎经旨，以管窥之见，择其要者而论，其义似乎有三：第一，明分义；其次，正名实；第三，著几微。其他书法不一而足，大约莫此为要了。”亭亭道：“请教姐姐：何谓明分义？”若花道：“如《春秋》书月而曰‘王正月’，所以书‘王’者，明正朔之所自出，即所以序君臣之义。至于书‘陈黄’‘卫縶’者，所以明兄弟之情；书‘晋申生’‘许止’者，所以明父子之恩。他如‘曹羁’‘郑忽’之书，盖明长幼之序；‘成风’‘仲子’之书，盖明嫡庶之别：诸如此类，岂非明分义么？”亭亭道：“请教正名实呢？”若花道：“如《传》称隐为‘摄’，而圣人书之曰‘公’；《传》称许止不尝药，而圣人书之曰‘弑’；卓之立未逾年，而圣人正其名曰‘君’；夷皋之弑既归狱于赵穿，而圣人书之曰‘盾’：凡此之类，岂非正名实么？”亭亭道：“请教著几微呢？”若花道：“如‘公自京师，遂会诸侯伐秦’，盖明因会伐而如京师；‘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盖明因狩而后朝；‘公子结媵妇，遂及齐侯、宋公盟’，盖著公子结之专；‘公会齐侯、郑伯于中邱，翬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盖著公子翬之擅：似此之类，岂非著几微么？孟子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因《鲁史》而作《春秋》，大约总不外乎诛乱臣、讨贼子、尊王贱霸之意。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诸侯强盛，夫子所以始抑诸侯以尊王室；及至诸侯衰而楚强，夫子又抑楚而扶诸侯。所以扶诸侯者，就是尊王之意。盖圣人能与世推移，世变无穷，圣人之救其变亦无穷：其随时救世之心如此。或谓《春秋》一书，每于日月、名称、爵号，暗寓褒贬，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但谓称人为贬，而人未必皆贬，微者亦称人；称爵为褒，而爵未必纯褒，讥者亦称爵。失地之君称名，而卫侯奔楚则不称名；未逾年之君称子，而郑伯伐许则不称子。诸如此类，不能枚举。要知《春秋》乃圣人因《鲁史》修成的，

若以日月为褒贬，假如某事当书月，那《鲁史》但书其时；某事当书日，《鲁史》但书其月：圣人安能奔走列国访其日与月呢？若谓以名号为褒贬，假令某人在所褒，那旧史但著其名；某人在所贬，旧史但著其号：圣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访其名与号呢？《春秋》有达例，有特笔：即如旧史所载之日月则从其日月，名称则从其名称，以及盟则书盟，会则书会之类，皆本旧史，无所加损，此为达例；其或史之所无圣人笔之以示义，史之所有圣人削之以示戒者，此即特笔。如‘元年春正月’，此史之旧文；加‘王’者，是圣人之特笔。晋侯召王，事见先儒之传，而圣人书之曰‘狩于河阳’，所以存天下之防；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而圣人书之曰‘卫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风，而曰‘僖公成风’；不曰陈黄，而曰‘陈侯之弟黄’；不曰卫縶，而曰‘卫侯之兄縶’；阳虎陪臣，书之曰‘盗’；吴楚僭号，书之曰‘子’；他如纠不书‘齐’，而小白书‘齐’；突不书‘郑’，而忽书‘郑’；立晋而书‘卫人’；立王子朝而书‘尹氏’：凡此之类，皆圣人特笔。故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学者观《春秋》，必知孰为达例，孰为特笔，自能得其大义。总之：《春秋》一书，圣人光明正大。不过直书其事，善的恶的，莫不了然自见。至于救世之心，却是此书大旨。妹子妄论，不知是否？尚求指示。”

亭亭道：“姐姐所论，深得《春秋》之旨，妹子惟有拜服。还有一事，意欲请示，不知二位姐姐可肯赐教？”闰臣道：“姐姐请道其详。”亭亭道：“吾闻古《礼》自遭秦火，今所存的惟《周礼》《仪礼》《礼记》，世人呼作‘三礼’。若以古《礼》而论，莫古于此。但汉、晋至今，历朝以来，莫不各撰礼制。还是各创新礼？还是都本旧典？至三礼诸家注疏，其中究以何人为善？何不赐教一二呢？”若花听罢，暗暗吐舌道：“怎么这个黑女忽然弄出这样大题目！三礼各家，业已足够一谈，他又加上历朝礼制，真是茫茫大海，令人从何讲起。只怕今日要出丑了。”正在思忖，只见闰臣答道：“妹子闻得《宋书》^[1]·傅隆传》

[1] 《宋书》：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